

白蓮遺恨

上集

侯钰鑫

文化艺术出版社

白莲遗恨

(上)

侯钰鑫

文化艺术出版社

白 莲 遗 恨

(下)

侯 钰 鑫

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

白莲遗恨

(上、下册)

侯钰鑫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5 字数 475,000 插页 7

198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3,8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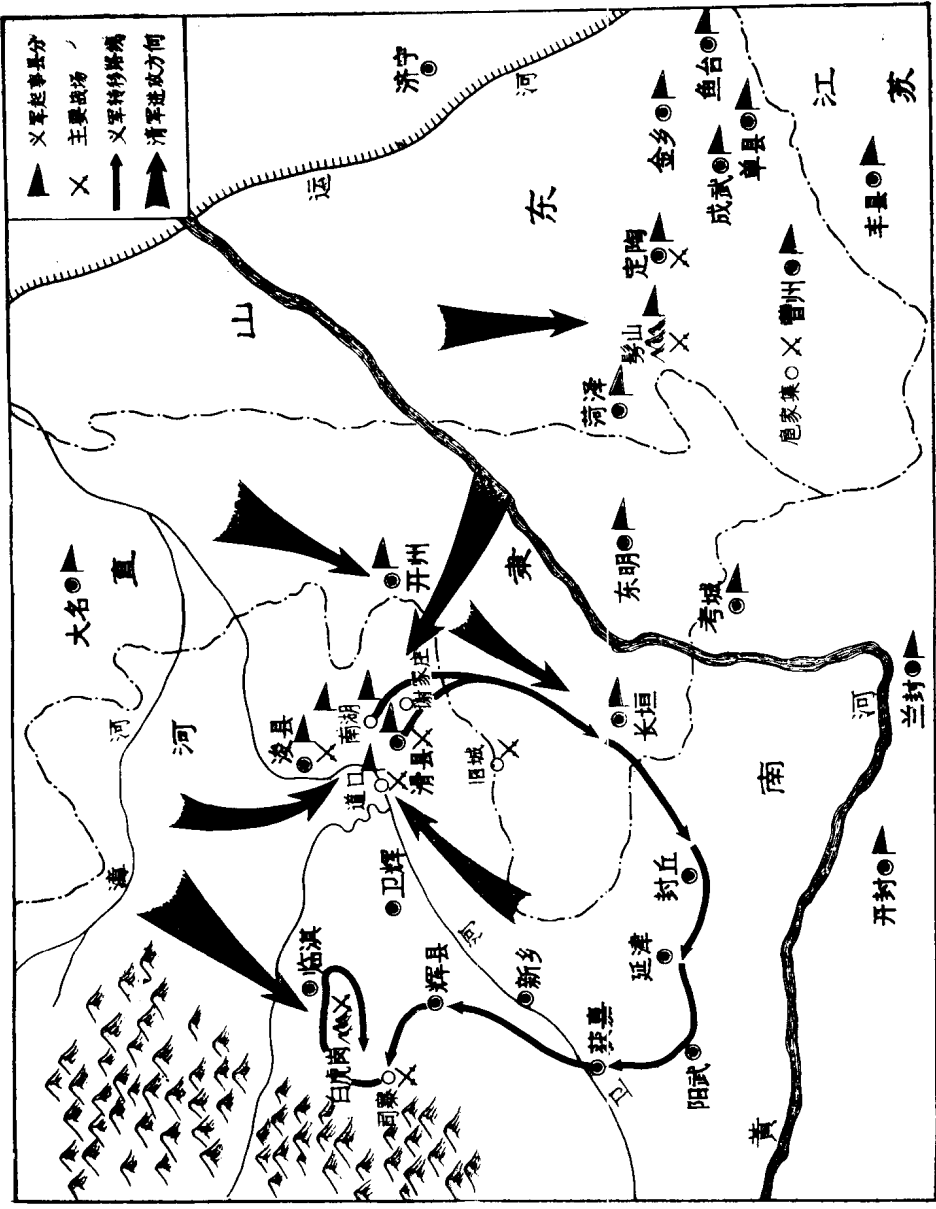
书号 10228·264 定价 5.30元

ISBN 7-5039-0001-6/I·2

内 容 提 要

游览过故宫的人，大抵还都记得隆宗门匾额上遗留的那支箭头——它是清代嘉庆年间京郊一支农民起义军与清兵在内廷激战的见证。

本书具体描写了以林清为首的一支白莲教余部，在五省白莲教起义失败后，秘密联合河南李文成部，准备定于九月十五日，趁嘉庆皇帝木兰狩猎之机，以皇宫内几名太监为内应，重振义旗，攻下皇城。但是，谁知河南义军因故提前发难，林清贸然独自发兵奇袭内廷，终因寡众悬殊，功亏一篑，最后遗恨皇城……



- ▲ 义军起事县分
- × 主要战场
- 义军转移路线
- ▶ 清军进攻方向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兰封

开州

清家庄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兰封

阳武

封丘

兰封

山

运

东

河

南

河

黄

南

河

南

河

南

河

南

河

南

河

南

河

济宁

定陶

鄄山

菏泽

金乡

成武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兰封

阳武

封丘

兰封

阳武

封丘

兰封

阳武

封丘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大名

浚县

南胡

道口

清县

旧城

卫辉

辉县

新乡

延津

封丘

长垣

考城

东明

鄄城

单县

鱼台

丰县

沛县

千里相望几盘旋(代序)

郭宝臣

一个青年躺在病床上，三年了。他的眼睛因熬夜而穿孔，几经开刀移植角膜，不见好转，他在黑暗中熬煎。他觉得稍好一些的时候，便爬起来，抓住笔，在稿纸上追逐历史……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家里很苦，很小就用手艺养家糊口。在他的脸刚刚长开些的时候，便扛着铁锤，到太行山里开山凿洞去了。他是“愚公移山专业队”队员。那时，他是位自学而成的土画家，也发表过一点小说，至于写书，还没有想过。他从小喜欢画画，还是从会画庙的外公那里得到的一点遗传。他只知道画一张画，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舒坦，并且能换点钱给家里一些接济，一切艰难困苦都忘却了。也许，这里的山好水好，给了他更多的启迪吧！也许他从小常在百泉湖畔流连，那怪杰郑板桥的《竹》给了他格外的启迪吧！他的画竟和他的身体一样，逐渐长得丰满了，而且在县城里有了小小的名气，竟然上过展览登过报，还出了画册！

他后来迷上文章，大概要感谢那些落魄的“文人墨客”了。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下工地，县里交给他一项任

DR 57/104

务，让他帮助管理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大儒”。这些人里面有大名鼎鼎的诗人郭小川，有著名导演崔嵬，有于黑丁、白桦、李准、莫测、韩瀚、水华、澄然……他领他们进山看开山修渠，他帮他们解决食宿车辆；夜里，他陪伴他们谈天说地。人为的旋风把他们聚在一起，他一个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倒成了这些著名人物的挚友。他们内心的痛苦，他们的一些私房话，他们人生中的坎坷境遇，他们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困难，都向他倾诉。他好象是一个纯净的小湖，只管注入而不会给他们带来风险。他的婚后不久的妻子，也成了他们的“后勤部长”。病了，就到她这里来吃“小灶”；衣服烂了，就到她这里来缝补。他那间小小的旧屋，似乎就成了这些人在当时能够尝到人情味的唯一殿堂。郭小川就曾在这里壮怀激烈，吟诵出《登九山》的诗句，让他记录在小本子上。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巧合，使他在偏僻的太行山沟里就见到了这么多的当代名人，并能和他们心挨心地交流。这也许比上几年大学还要管用，因为在学校不一定能听到这么多名人言语，甚至连请恐怕也难以请到。

他搞上了写作，发表了许多作品，还出了书。他中了魔，他走上了这条呕心沥血也难以有所成效的路，这条让人殉情的路……

几十万字的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几易其稿，就象跑马拉松一样，这样长的艰难历程，当时又是那样艰苦的条件，他精疲力竭了。当初写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害怕，

当他怀着冲动写完了，回头看自己的稿子时，他有些害怕了。他担心他的心血白费，担心由于他的年轻而有所失误，担心可能由于他的知识贫乏而为人耻笑。他忐忑不安，好象等待着判决。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同志们是极其热诚的，他们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不仅给以了鼓励，还具体地给予了帮助。这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那真是树苗苗遇到了甜泉，给了他许多伸展枝条的勇气了。

楔 子

嘉庆三年(公元1768年)正月。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陕西汉中府宁羌州附近的汉水边上，突然集聚起一支浩浩荡荡的白莲义军。他们要从这里偷渡汉水。

这支约有七、八千人的队伍，是白莲义军的一支劲旅。此时此刻，他们刚刚经过紧张的长途行军，从兴安方向沿汉水西来。一路上，象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一般，冲垮了沿路关卡上堵截的官军，甩掉了汉水江面上紧咬不放的几百艘清军战船，摧枯拉朽地向西南卷去，大有重新入川，与广元义军会合之势。可是到了宁羌附近，义军将士磨拳擦掌，正要一举拿下宁羌时，一声令下，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三军衔枚，马去銮铃，连牲口蹄子上都缠上了稻草和麻布片子，不准发出一点声响。队伍由西折北，又象一片被寒风卷起的落叶一样，悄无声息地落到汉水边上。巉岩曲折的江岸上，顿时筑起一道钢铁的堤岸。

江岸浅水边上结了厚厚一层冰。江心那股深水还在缓缓流淌着，似乎也耐不住严寒就要凝结似地，发出低沉的呜咽，闪动着阴郁的寒光。寒风象刀子一般掠过水面，从

江北刮过来，朝义军将士们乱施淫威……

正是三九时节。将士们身上还穿着单薄的夹衣，脚上还蹬着草鞋。但是，几千人的队伍却没有一个人啼饥号寒，从那一双双映着水光的亮眼里，从那鳞鳞闪光的铁甲箭壶、刀尖枪刃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意志和力量。

突然，一阵低沉有力的马蹄声似木头触地般由远而近驰来，江岸上的将士们发出一阵轻轻的骚动，睁大眼睛努力朝黑暗中望去——他们完全可以断定，统帅来了！

低沉有力的马蹄声沿着江岸响了一遭，骑在马上统帅把队伍检阅了一番。然后，他在选定的渡口上，停了下来。

这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将军。结实的身材象株松杉，看上去正当抽枝挺节的青春时期。但是那眉宇间闪现出来的胆略和勇气，却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年龄。好似一位戎马半生的老成将军了。他和平常义军将士一样，头裹白巾，身穿白粗布夹衣，腰束白战带，脚蹬一双草鞋。站在汉江岸边的一片巉岩上，宛若一块峭突的岩石。

他叫王廷昭，是白莲义军襄阳白号的统帅。

他闪着一双锐目朝江心望了一望，回转身来，接过亲兵递上的一碗烧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命令道：

“全营弟兄，每人一碗，吃罢过江！”

说罢，拉过马缰，一拍马背，象轻猿一般跃上战马。转身一夹马肚子，那马腾起四蹄，旋下江岸，嚓啦啦踩开一道冰碴，流星一般朝江心驰去。身后的亲兵们也都飞身

上马，随着他的背影，跳下江岸。

全营将士见主将打了头阵，一个个扔下酒碗，甩了草鞋，挽了裤脚，破冰涉水，朝没胸彻骨的寒流里走去。只听到一阵冰碴的破裂声，呼呼哗哗的蹚水声。这支队伍很快消失在茫茫暗夜中，象刮过一场飓风。

江水仍在缓缓流淌，低低哀鸣；严寒使踩碎的冰块重新凝结成坚冰……

这时，死死盯在义军屁股后面的清军，还在两位因“剿办迟延”被嘉庆皇帝先后降职为副都统的明亮和额勒登保统帅下，由陆路兼程追蹶。而江面上，几百艘战船也在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的统帅下，由水路紧追不舍。

水陆两路大军还未追到宁羌，突然接到朝廷钦命总统川陕军务的陕甘总督宜绵的札子，急召明亮、额勒登保两军立即回师，精兵健马，兼程追击——襄阳首逆、白莲教匪总教师王聪儿率主力出现在郾县、盩厔一带，企图东掠西安。明亮改率战船，从水路径趋，额勒登保自陆路取捷径北上，合剿教匪，不得迟误。留惠龄、恒瑞两军入川，防备川中教匪南来接应。

同时，朝廷另派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官印，监明亮军，协助剿匪。

朝旨又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察哈尔马八千匹，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带至河南、湖北交界，堵杀教匪入楚的退路。

霎时，清军以数万人马迅速组成的合围之势，象裹挟着暴风雨的乌云，杀气腾腾地朝白莲义军压过去……

三天以后，额勒登保跟着数十骑骁骑营的亲兵，拼死冲出火海，杀出重围，夺了一条活路，好容易从白莲义军的伏击圈中逃了出来。也不知跃过几道荒山野岭，也不知跑出多少路径，只觉得耳边风响，再也没有白莲们的喊杀声，也看不到一点火光时，这才放慢马蹄，一边喘息，一边缓缓逃命。

天空只有几点贼亮的星光，东天边上已经露出一丝鱼肚色的晨曦。他们面前仍是荒山野水，凄凄寒风，却不知逃到什么地方。突然，跨下的马猛颠了一下，把额勒登保闪下马来，摔倒在枯草里。战马也是三天三夜没有歇息了，更没能填满肚子，它也倒在枯草里，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额勒将军索性倒在枯草里喘息。亲兵们赶忙把自己的战马拖过来。他却伏在荒坡上，失声大恸起来。左右纷纷劝说，他望着周围的荒山叹道：

“我自从军以来，从未遇到这样奸诈的悍贼！想不到教匪中也有雄才……如今，三万人马损于一旦，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圣上？看来，我此番要死在这里了……”

一个佐领劝道：“大帅切莫这样悲观。教匪不过是乌合之众，侥幸小胜，也难挽垂死之期！今日大帅绝处逢生，转眼就是柳暗花明。你看，这片险要去处，若白莲埋

下一支伏兵，我等就休矣！大帅洪福无边，前程似锦！”

额勒将军听了这话，稍稍心定。谁知话音未落，猛听漫空一声断喝，犹如响起一声霹雳！

“额勒登保哪里走！”

寂静的山谷，轰然一片回响。

额勒登保软瘫在枯草中。胸口早已没了魂灵儿，连苦胆也险些吓破。

只见霍刺刺劈面一人，骑匹滚雪似的高头骏马，头扎一块雪莲似的白纱巾。黄灿灿的金冠上，颤悠悠扎有两根雉尾。身穿一件红缎子滚边紧身战袍，腰中束着明晃晃的铁甲。肩上披一件黄缎子团龙斗篷，被风掀起，燕翅一般。背插一副绣鸾刀，红绸子刀穗象两团火苗，在耳边飘飘忽忽。脚下一双软靴，稳稳踩着马蹬。拍马而来，矫健如飞！通身打扮，宛若戏台上装扮的一员女将军！她面如满月，丰润恬美，闪着豪气；一双凤眼，亮如灿星，深似碧潭。一副朱唇，似含露玫瑰般迷人，却又充满刚毅。满头披散的浓发，如同山中倾泻的瀑布，黑得发亮，黑中透蓝——好一个英俊的人儿！

她，正是白莲义军总教师王聪儿！（官方“缉文”中称她齐王氏，清军官兵又呼她为齐二寡妇。）

王聪儿于马上运双刀，闪开慧目，紧绷朱唇，也然一视那群荷枪执刃、试图反抗的骁骑营，拍马直取额勒登保。

额勒登保中了魔，看见一团亮铮铮的火团自天而降，

霍刺刺朝他扑过来。他惊叫起来：“火…火来了……”他双手抱住头，萎缩在枯草中，眼前又是那场惊心动魄的重重战火！好在那群强悍勇武的骁骑亲兵左架右遮，拼力护救，才从刀尖上舍命将他架上一匹战马，把缰绳塞到他手里。额勒将军想到活命，打马朝山下逃去。骁骑亲兵们依旧围住王聪儿，拼死血战。

王聪儿将一副双刀舞得莲花朵儿一般，众骁骑近她不得。她在敌将中间似猛虎左冲右突，似轻猿上腾下旋。那副刀儿挑住谁，一声惨叫；戳住谁，滚鞍落马。她蓦地吹声唢呐，山林中兀地窜出一群白衣黄巾的女兵，一个个手带钩镰枪，拍马上前，将落马的敌将哧溜溜拖了过去。她这边打一个，那里就钩一个，不一会工夫，十几个骁骑被她打下马来。剩下的一看心寒，不敢恋战，一拉溜落荒而逃，追随额勒将军而去。

王聪儿哪里肯舍。又是一声刺耳的唢呐，前边山石丛中忽地跳起一彪人马，尽是白衣黄巾的将士，齐声呐喊，朝奔逃的骁骑掩杀过去。

王聪儿拍马直追额勒登保，却见他已逃出一里开外。聪儿一勒马头，来了个“扶摇直上九天”的动作，跳上马背，一只脚翘起，一只脚立于马鞍之上，好似大鹏展翅，又似金鸡独立，自山顶疾驰而下，宛若一束闪电“哗啦啦”追到额勒登保面前。

王聪儿收住马，插起双刀，就马鞍上站定，一双凤眼里燃起怒火，逼视着那位双手沾满白莲鲜血的刽子手。

额勒登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象遇到妖邪一般惊叫着，一夹马朝一片陡崖上奔去，他想以一死了却羞耻的一生。

王聪儿不追也不动，从从容容自腰间取下牛皮弯弓，摸出弹子，轻舒双臂，将弓拉成满月。只听飕地一道凉风掠过，正中额勒登保那匹马的右眼，那马惨叫一声，负痛跳炮，一俯一仰，将额勒登保掀下马来，骨碌碌滚下山涧。

王聪儿叹息一声，拍马上前，站在断崖上一望，额勒登保被满山垂挂的山藤蔓子缠住，悬在半山坡上。

那群女兵纷纷赶来，用钩镰枪将他钩上崖来。额勒大人早吓得三魂出窍，索索筛糠。女兵们七手八脚将他按倒，双膝跪在聪儿马前，讥讽道：“哎哟，堂堂威勇侯爷大人，也怕死吗？”

额勒登保被这话刺痛了心肝，他突然想到自己是大清堂堂将军，朝廷皇皇命官，岂能任这群女人戏弄？他硬着脖子道：

“若不是误中奸计，岂会死在你们手中！”

女兵们按弯他的脖颈，挖苦道：“好个损兵折将的侯爷！三万人马报销得那样慷慨，看嘉庆小儿不扒掉你的皮！”

额勒登保强硬地转过身子，面北而拜，三拜九叩，悲声惨然：“万岁在上，罪臣额勒登保无颜再见圣面，今以一死……报效大清……”

他直挺挺梗起身子，等着就死。

他的举动触怒了女兵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握着利刀，要宰杀这个三年来疯狂屠戮白莲义军的仇人！

王聪儿冷眼相觑，鄙夷地一笑，从腰中拔出一柄短剑——亮光闪闪，锋芒锐利；剑柄上蟠龙戏珠，分明镂刻着一朵莲花、八个大字：“白莲神剑，荡平清妖。”“当啷”一声，扔到额勒登保面前，嘲讽道：

“既然额勒大人愿死，那就自便吧！省得俺们费事了！”

额勒登保看着眼前那把闪着寒光的剑宝，象得了鸡爪疯似地，双手抖索起来。他那双血红的眼珠朝王聪儿投去仇恨的一瞥，终于疯狂地抓起那把剑，恨命朝自己的心口刺去。补服上的锦绣狮子顿时被污血染成紫黑。但是，他没有立即死去，四肢痉挛，双手抓地，一双红眼球怒视着聪儿的马蹄子。

几个女兵气愤不过，扑上去恨恨朝他身上补了几刀！

亲兵头目秀敏从额勒登保身上拔出那把宝剑，擦拭去污血，双手奉还王聪儿。

聪儿手捧神剑，默默朝湖北方向凝视了一瞬，默默为她死在清妖屠刀下的丈夫齐林祈祷了一阵，轻轻说：

“……齐郎啊齐郎，小妹又替你杀了一个大清妖！”

话方出唇，眼角已被泪水打湿了。她不愿让周围的女兵们看出，一勒马缰，那马就地打个旋，咳哧长嘶两声，卷起一团滚雪，腾空飞走了。